

# 从《真相》看司法鉴定的真相

肖军

## 观点提要

作为涉案剧的一个亚类型，司法鉴定类涉案剧近来引发关注。然而，由于在司法鉴定的真实性、司法鉴定与逻辑推理的关系、专业性与艺术性的关系等方面处理不够成熟——比如，有些剧中，只是因为主角是法医，所有案件就由主角来主导完成，有些剧中，推理过程悬浮于司法鉴定之上，都妨碍了剧集在观众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近日，一部以检察技术人员为主的司法鉴定类涉案剧《真相》播出，引发了观众热议。剧中检察技术人员以先进的技术辅助办案，而检察机关的司法鉴定中心也受到广泛关注。

在这里，首先要明确司法鉴定类别。根据相关规定，司法鉴定分为法医类司法鉴定、物证类司法鉴定、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等类型。同时，可将司法鉴定类的电视剧也归入到涉案剧大范畴中，司法鉴定通常都是在有案件时才会启动，所以将司法鉴定类归为涉案剧的一个亚类型有理有据。

司法鉴定类涉案剧真正受到普遍关注，是从2018年的《法医秦明》开始，之后出现了《痕迹》《心灵法医》等多部此类作品。应该看到，司法鉴定类涉案剧中证据的客观性更强，更能从科学的角度来打击犯罪、保障人权，还表现出法医、痕迹专家的敬业精神、追求真相的不懈努力。而从播出后业内外反响来看，该类型最主要问题在于司法鉴定的真实性、司法鉴定与逻辑推理的关系、专业性与艺术性的关系等方面，妨碍了剧集在观众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笔者尝试从专业角度对该类型剧集进行评论，希望能够起到一定的科普作用，拓展大众的观看维度。

## 司法鉴定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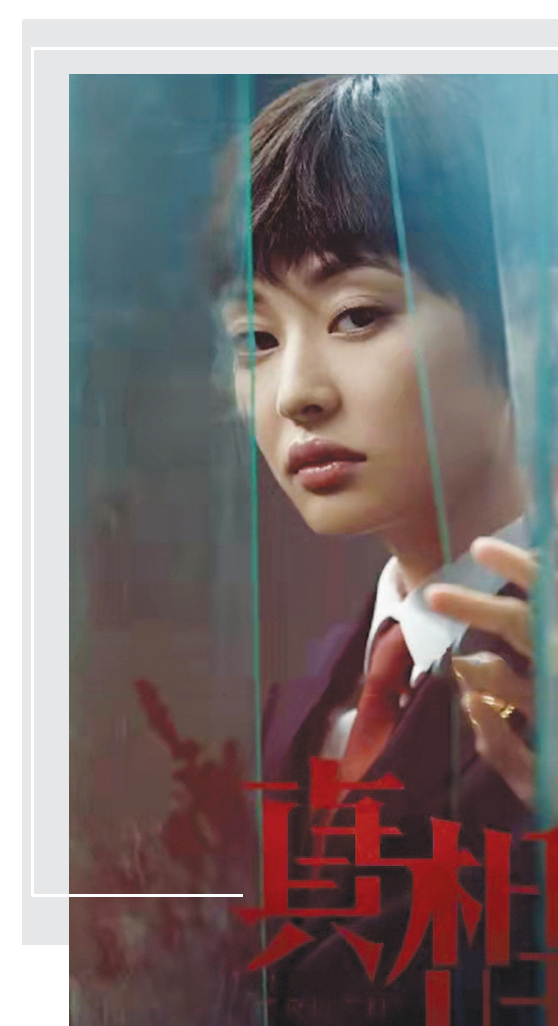
司法鉴定类涉案剧属于职业剧，职业剧就存在剧中表现该职业的真实性问题。而在该类剧中，职业的真实性关键看司法鉴定部分，这既是其不同于其他职业剧的特殊性所在，也是看点之一。

《真相》虽然极力展现了检察技术人员只是“介入”“引导”刑事案件的司法鉴定过程，但显然与现实中公检办案的方式不太一样。实践中，公安机关有自己的鉴定人员，而检察机关极少有自己的司法鉴定中心和专门的鉴定人员。而且《真

相》中，公安机关去现场，基本都要检察技术人员参加，有的集数中，甚至去走访案件关系人之时，检察技术人员也都参与了，这在现实中并不常见。即便因为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文件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但极少是检察技术人员参与到公安机关现场勘验、调查访问等过程，检察机关的介入大多是检察官从法律与事实上对整个案件把关，体现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和提前介入的“监督”之义，少有检察技术人员从技术角度来介入“监督”。

另外，《法医秦明》系列中司法鉴定部分(主要是法医类司法鉴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整个案件基本就是秦明和警察全程一起办下来的，作为法医理所应当参与案件办理，但其主要职责还是司法鉴定(法医鉴定)，相关的侦查措施、侦查程序应由专业的警察实施，不能越俎代庖。只是因为剧的主角是某个职业，所以所有案件都由主角来完成，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包括司法鉴定在内的涉案剧的怪圈。

除了程序上要符合规定外，电视剧与实践中的司法鉴定新技术、新方法也要相一致。一方面，司法鉴定所得出的鉴定意见是证据的一种，通常是间接证据，需要其他证据来形成证据链，所以其作用也没必要在电视剧中夸大；同时，司法鉴定的主体如法医、检察机关的检察技术人员应该是什么样的工作情况，应该正确表达，否则会引导观众走向误区。另一方面，诸如法医昆虫学、法医人类学、法医精神病学，以及人脸识别、步态识别、声音识别、DNA检测等，类似于《真相》中介绍的司法鉴定中心的各类实验室(毒物实验室、痕迹实验室、法医实验室、电子数据实验室、心理实验室、声像实验室)、仪器(反射式紫外线成像系统检测仪、指纹污损检测仪、测谎仪)也都可以在此类剧中一一展示，相当于普及知识的效用，让观众了解到我国的司法鉴定技术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既是对司法鉴定发展过程的体现，更是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回应。司法



《真相》剧照

## 司法鉴定与逻辑推理

该类型剧的看点之二在于司法鉴定与逻辑推理的高度结合，符合观众的求知欲。

“司法鉴定”是前缀，该类型的本质仍是涉案剧，因此，应以“逻辑为要”，有严密的推理让剧情环环相扣，再与司法鉴定相结合，方可不断吸引观众参与进来，观众才有良好的观剧体验。比如《真相》中涉及的声音资料类鉴定，该类鉴定包括语音识别、人脸识别等，如通过比对音色、音调、频率，判断一段录音中的声音是否是某人的声音。经鉴定，该录音系伪造，继而推理出提供录音的人

有重大嫌疑。而在此之前，只是感觉上他可能有问题，通过鉴定意见的辅助，加以相关的推理，坐实了其参与犯罪的事实，这便是典型的司法鉴定+推理的模式，推理是建立在司法鉴定基础之上的，不是悬空的。

不少此类剧集被人诟病，也正是因为在存在司法鉴定意见与逻辑推理匹配度不足的情况，表现形式为悬浮在鉴定意见之上的推理。在《心灵法医》一开始的案件中，法医去现场只观察了尸体，并没有进行尸体检验和实验室化验，就结合其他痕迹物证推理出整个作案过程，不仅把痕迹物证的鉴定人员的工作做了，其推理还是建立在没有进行尸体解剖、只是看了一眼尸体表面伤的基础上，而近期IP影响力逐渐式微也与上述问题有关。在该类型电视剧中，《法



《真相》剧照

《真相》展现了检察技术人员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协助检察官突破疑难案件的故事。图为电视剧《真相》海报

温峥嵘、刘畅分别在电视剧《真相》扮演重要角色

医秦明》系列一直作为大IP广为人知，其主角秦明也被视为是IP宇宙的核心人物。这几年，有该系列《幸存者》《清道夫》《无声的证词》网剧问世，但是豆瓣评分皆不超过6分，而往前推，只有第一部达到7.1分，其后无论是网剧、电影还是网大，都不超过6分，甚至还有低至3分的。通过分析不难看出，换主演、剧情不合理、不自然、感情戏过多固然是问题所在，但根本还是脱离现实、悬而不疑、因为推理薄弱使得与司法鉴定意见脱节等导致后续作品不佳。

## 专业性艺术性的关系

实际上，无论是司法鉴定的真实性问题，还是司法鉴定与逻辑推理的关系问题，都涉及到专业性与艺术性如何协调平衡。这也是涉案剧的关键所在。

从2018年以来的司法鉴定类涉案剧不难看出，一些剧集的编剧本身就是专业人员，他们在专业的准确度上不成

问题，但要实现专业与艺术的平衡或一致，就需要在创作过程中反复学习、请教艺术类专家；而绝大部分编剧并非司法鉴定专业人员，为了保障剧的真实性以及不犯常识性错误、不写出与现实不符的剧情，就需要请教司法鉴定专业人员，不能为了艺术创作而不顾专业真实，误导观众。同时，无论是司法鉴定专业人员还是非专业人员，在创作过程中除了还原司法鉴定技术与过程并尽量保持真实性外，还需要与逻辑推理紧密结合，方可打造经典的剧集。

所以，在合适的情况下，这两类创作者最好能共同创作、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从而达到专业性与艺术性的平衡。司法鉴定类涉案剧既给观众普及专业上的知识，又带去艺术上的享受，同时也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刑侦剧研究中心主任)

# 开掘《雷雨》 悲天悯人诗性的努力与遗憾

奚牧凉



伴随着北京人艺曹禺剧场开门迎客、剧目《雷雨》登台演出，关于这部经典作品的当代演绎议题，再次进入观众视野。北京人艺再次排演已充分经典化的《雷雨》，仍可见在时代变迁中有意无意的潜移默化。

此次由濮存昕、唐烨导演的新版《雷雨》，便首先可从全新的舞美设计直观看出北京人艺的革新：周公馆与鲁家陋室虽仍为写实场景，但布景、灯光、音效等舞美手段烘托出更加幽密、压抑、悲壮的氛围，煞有飘泼大雨将随时泻入屋内的危机感。

更为改变作品内蕴的创新还在于贯穿全剧的几次假定性设计，使得本剧在并未按照原著演出序幕与尾声的情况下，仍呈现出某种“周朴园视角”——即雷雨之夜是一段相距十年的回忆，倘若曹禺在序幕与尾声中所暗示。本剧甫一开始，观众便看到周朴园、繁漪、侍萍三位幸存者与周萍、周冲、四风三位死者，撑伞“重聚”于周公馆的长沙发旁。这一场景在剧终前又得到呼应：一改首都剧场版《雷雨》三位死者殒命于舞台之外，此版中他们的生命终结被安排在了台口

## 相关链接·北京人艺《雷雨》大事记

《雷雨》正式发表于1934年7月，是中国现代杰出戏剧家曹禺先生的处女作和成名作，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主要保留剧目之一。

北京人艺第一版《雷雨》首演于1954年6月，留下观众冒雨通宵排队购票的盛况。由夏淳导演，郑榕饰演周朴园、朱琳饰演鲁侍萍、于是之/苏民饰演周萍、吕恩/狄辛扮演繁漪。

1989年，夏淳起用全新阵容重排《雷雨》：顾威饰演周朴园，龚丽君饰演繁漪，濮存昕和吴刚饰演周萍，周铁贞

三位幸存者的目击之下，尔后三位死者仿佛灵魂出窍，再度撑伞伴三位幸存者走向舞台深处……虽然本剧的内容主体仍是对剧情的写实表演，但又如身着白纱的青年侍萍数次闪现、第三与第四幕转场时角色在空旷天地间作现代舞式表演等假定性设计，已足以展现创作者所言本剧“诗的概念”。

围绕《雷雨》序幕与尾声是否应被搬上舞台，争论自本剧1934年发表后便持续不断。对于不作删减仍演出3-4小时的《雷雨》而言，剧情发生于已被改为教堂附属医院的周公馆的序幕与尾声，的确看来比较独立，是顺理成章首先被割舍的选项。但略去序幕与尾声的更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对《雷雨》主题的不同解读。除了简要介绍与总结剧情等功能性目的，曹禺在序幕与尾声中营造出一种悲天悯人氛围，“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回想着《雷雨》像一场噩梦……”“‘序幕’与‘尾声’在这种用意下，仿佛有希腊悲剧Chorus一部分的功能，导引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雷雨》序)。可以看出，《雷雨》发表时年仅

24岁的曹禺，曾怀揣单纯的人道主义情怀，为侍萍与繁漪安排交便与变端的悲剧、通过看望两位女性的情节表现周朴园的忏悔，以此更进一步感叹本剧宿命论的主题，让三位幸存者好似骤然从王座坠入黑暗的俄狄浦斯。由此而言，新版《雷雨》写意再造序幕与尾声，确可视为对曹禺创作《雷雨》本意的某种致敬，正如曹禺强调序幕与尾声不宜忽视时所言，“我要流浪在人们中间还有诗样的情怀”。

改革开放后，呼吁重视《雷雨》序幕与尾声的声音便日渐高涨；而在2003年徐晓钟导演的梅花版《雷雨》中，序幕与尾声更是得到了完整演出。近年来，戏剧舞台上，更有多部作品力图挖掘《雷雨》的精神矿藏：《雷雨》(鼓楼西剧院版)表现主义式地展现了四凤的精神时空，《雷雨2014》以既在戏中又在戏外的周朴园为中心铺展回忆，而《雷雨·后》则是曹禺之女万方对雷雨之夜后续故事的扩写。但这三部导演风格迥异的作品，却都基本止步于对原著情节的重复讲述与对“同人故事”的有限想象，并罕有在原著巨人的肩膀之上再建筑起可相提并论的主旨见解。

2021年9月，演了半个多世纪的《雷雨》又迎来了新面貌。昔日“周萍”濮

存昕不仅改为出演周朴园，更拿起了导演筒，与另一位导演唐烨一起再排《雷雨》。新排《雷雨》在演员阵容上也更注重艺术传承：濮存昕饰演周朴园，龚丽君从繁漪“变身”鲁妈，白荟则由四风改饰繁漪，李洪涛饰演鲁贵，其他众多角色大多由90后青年演员出演。

“说不尽的曹禺，演不尽的《雷雨》”，至此，此剧已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演出了67年、逾600场次，时至今日依然深受观众喜爱，展现着经典戏剧的魅力。(整理 童薇菁)

榕和朱琳只演前六场，后来在观众的一再要求下，又加演了六场，盛况空前。

2004年，北京人艺再次用全新阵容重排《雷雨》。按照历史沿革，这是北京人艺的第三版《雷雨》。在演员选择上，顾威保留了第二版的龚丽君，选定杨立新饰演周朴园，夏立言饰演鲁侍萍，王大年饰演鲁贵，白荟饰演四风，徐白晓饰演周冲，孙大川饰演鲁大海。此时，龚丽君已在《雷雨》舞台上出演了15年的“繁漪”。

2021年9月，演了半个多世纪的《雷雨》又迎来了新面貌。昔日“周萍”濮